

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22 1932

~~5421/83~~

T 5403 / 83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蔣孫

孤嶼元奇重梓

郁離子 十八篇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馱馱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異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熹華之山實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雛翹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擬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事神後世乃易以上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
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
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
空穴而殷巖峴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
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鸚
護之於王母之使曰是誰而竒其音不祥使鳩日逐之進幽
曼焉雝委羽於海濱鷓鴣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
以吾子之不爲幽曼而爲誰也我知之矣郁離子憂須麋進
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爲是也吾憂夫
洲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魚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鋒鏑者孰不有所
俟今弗慮也且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
小周河洩於其岫且泐石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
冥怒以爲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
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
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
皆水裂土潰於淵沮焉太冥逃客死於崑崙之墟其臣皆亡
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賊之次且謂郁離子曰
子何爲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
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賊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

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涕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况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痲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於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藥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駮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上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者曰吾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其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宕冥之

幽終

莊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

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爲之也乃蟻於其鄉祠見其偶之臥醮而起焉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而死今天下之臥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尤

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而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

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臬而與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臬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臬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臬而與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於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嗾於土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黷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寵而矜客至則群

詩經傳義集
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
腥於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烏群
睨而附之如其類賜入諄於宮王使射之鴟死烏乃呀而啄
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
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
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日食
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於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
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
駿死馬之良驚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與之北土純色者

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麗爲中乘居內廐以備乘
輿之闕戎事用之與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
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
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
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
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駮
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於王王及
大臣皆右內廐旣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
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
弗救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

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於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於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帥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賈亦不過取羸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賈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賈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可其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郁離子死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其去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二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仕諸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自於是衆工皆憊志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於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

詩經卷之八
曰惟所欲而與弗勸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
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餼矣弗可
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
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
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
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闕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宓於外闔者曰瓠里
先在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
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
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

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
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
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爲哉徐市
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
皇帝畱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於沙丘今
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旣而果不
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
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
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城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於樸藪鵲集而噪之鳴鶴聞之亦集而噪鵲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鵲鵲無以對鵲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爲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邊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

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
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
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水然一
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
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
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
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
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况敢逆
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
斯可矣今此之不塞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乃不省其闕
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
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
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
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
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
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而
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
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

出烟也韓非囚秦鼃錯死漢烟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
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
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
不如姑仍之則薨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
摧之將歸咎於葺者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問其蠹腐
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爲楹不斲柱以爲椽其
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楓柟松栝杉櫛柞檀無所不收
大者爲棟爲梁小者爲杙爲栴曲者爲枅直者爲楹長者爲
榱短者爲椽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問之大木竭
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枿櫨剪爲
樵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爲
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
而傲福於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十藪之狐
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狽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
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爲泥枯骨存焉是爲髑髏髑髏之
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
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况敢以瀆上

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闕伯之虛獵人
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髑髏者九尾之狐死聚群狐而焚
之沮三百仞三年而晷乃熄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
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弗可用也
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
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蜿
蜒出有風隨之颼颼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彌
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爲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照物取而寘諸

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
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後猊制虎魏
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
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况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
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
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間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
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
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
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

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
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
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
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
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
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拂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
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爲迂而舍之至於死弗寤哀
哉

齊潛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
侯以求爲帝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
成哉臣竊悲其爲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
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
天下之獸見之咸讐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
皮蒙之出於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於其田乃使
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撿諸衢田者呼豕逸於莽遇象虎而
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爲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
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駁也真虎且不
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攫而噬之顛磔而死今齊實
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駁乎明年望諸君

以諸侯之師入齊滑王爲淖齒所殺

蟾蜍游於泱泱之澤蚶蚘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入月使鼃醜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於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蚶蚘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泱泱之中一口而三飽予焉能從彼單棲於泱泱朽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問其食不對鼃醜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蛆鹽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胸膈然鼃醜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蹙額而哈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犄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如豺而已

玄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掩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黯黯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

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於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
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扁鑿發矣
桂樹之輪困詰穆與栲櫨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
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物其明欲人之不
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鵡繫於能言蝸蠱獲於善鳴樗以惡
而免割瓢以苦而不烹何其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
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木朽
而蟻口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埴瘞如也一日野火至
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於火所
未至已而俱蕪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挾其臍
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
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爲武城宰郭門之埵有鶴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
老以告曰鶴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有大水平
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埵
沒而雨不止水且及於墓門之表鶴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
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爲微行昏夜踰其隣人之垣

隣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墮於
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
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相啞也君子謂西郭
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污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
不仁甚矣

蒼筤之山溪水合流入於江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甚謹
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
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滸督善水者絕以俟人
至卽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沒波濤中而浮
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

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則矇矓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
則瞠目眦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
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
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豢龍先生采藥於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豢龍先生拱
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噓俯而凝其神玉如也頷而笑曰子欲
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
我豢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語子中黃之山有藥
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精宅厚坤以
爲家溱沆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

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皤皤熙熙
躋於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莢而紫莖
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萋萋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
之老者少少者壽病者已疴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
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
朮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干寢興
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响嘯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綠葉菁
菁上拂穹青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
其馨非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煮而服
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滌扶陽抑陰斂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

焉葉如翠旄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
黃良煮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痾毒熱一
掃無迹如司寇之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
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皆陽而生入口口
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
流爲瘡瘻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
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
者所誤參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修修而不揚櫛櫛而無所容幽樛於灌
莽之中翳朽藉而不見太陽不已疴乎吾榦竦穹崖梢拂九

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鷓鴣雛翠鸞
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爲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
聲絢爲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
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爲明堂之棟梁言旣棘倚風
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冶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
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於時
泰運未開構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爲明堂之棟梁而剪爲
黃腸與腐肉同歸於冥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
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
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
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螫父爲司馬熊螫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
吾將以爲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螫父氏不遇遇
其僕於遼爲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
海之島人食蛇北游於中國腊蛇以爲糧之齊齊人館之厚
客喜侑主人以文賦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爲其薄也
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
退

郁離子學道於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爲金之術遂往入九折
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於太陽右目取水於

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於黃中渾渾胚胚如珠在胎
焜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
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
獠與魁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群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
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
彼將以智奪之以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
櫛轄之鞞鐵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爲其
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妓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
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也揚揚

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愧而嗟攝而搔之涅去而
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
其妻美而額鑿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
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
谷之木生於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
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爲食歲儲舊而待新新
未嘗不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栗喜而歸曰
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
其歛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
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爲虎已

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采
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
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
代之赭荆之玉响嘍之沙禹同青岭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
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璽無閭之珣玕琪合汞鉛
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
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
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
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遇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
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蔡懿先生謂石
羊子曰往子泝於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浴又十日
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子唏之曰天有風主爲子汝乎
何爲泣也

靈丘丈人第四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
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朞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
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
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隣之叟對曰以蠶請問
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剝木以爲蜂
之宮不罅不腐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

五五爲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墜
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蝨
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
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
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
不葺汗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駑脆出入障礙而
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蛄蝻罔其房而不知螻螳鑽其室
而不禁鷓鴣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
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
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
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眚
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
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
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於禍稔惡
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爲筭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
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
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爲賊也一代之私
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爲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
雖難以爲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於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於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袖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觚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觚觚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觚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初而教觚農官弗能禁邴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廐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爲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於榮澤滅懿公

鬻彫問於赤羽雕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鬻彫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爲盜鬻彫曰請聞之赤羽雕曰昔者蠶蜮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於民民瘵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於江之源擒蠶蜮殺之相回聞蠶蜮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爲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天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王升木而號化爲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餒肉於蠶蜮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於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之好

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於絳宮驚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刑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群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爲小人也
詭狗以蠶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蠶

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激江乙使言於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爲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爲恩乎景睢

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憇憇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警瞶第五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己之長自聵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

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况於自
瞽自矐乎瞽且矐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獲之
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
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
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爲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
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諂與欺
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
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况於慕效之相承
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

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修慝辨惑如良醫
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滯不生苟知諂與欺
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
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騾僕難未與也大夫
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
雖然亦旣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
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
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
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

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聞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
不見僕之不可無駮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
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旦日視朝必詆楚以爲笑且
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於
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爲容國人大夫傳以達
於朝狂而揚遂以楚爲果不如宋而先爲其言者亦惑焉於
是謀伐楚大夫華孺諫曰宋之非楚敵也舊矣猶獲牛之於
緡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勝不
足以直一取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於穎上王

益逞華孺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
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况大國乎
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甚至矣王怒華孺出奔齊
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未應
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於青渚禹
疆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
鼈曰吾笑爾之躑躅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躑躅不猶爾
之蹠蹠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
故蹠之則羸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

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
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卽且與蜚遇於曠蜚褰首而逝卽且追之踟旋焉繞之蜚逃
其所如則呀以待卽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肱食其
心齧其腎出其尻蜚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燧見蜚欲取之
蜚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卽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
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蜚蜚噬木則木
翳齧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肱食其心殖鮮
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膏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
之蜚蝻乎跋其足而凌之蛄蚰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
俟之卽且黏而顛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臆臆而臥爲蠶所
食

楚有養狙以爲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於庭
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
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
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
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爲之役乎言未旣衆
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
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
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

窮矣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曠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已也返而
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
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於河中流而溺水渦激而出
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
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
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
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爲天仙
左右爲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

